

岑向权 / 著

端芬女

长篇小说

◎ 珠海出版社

回

音

壁

从

书

端芬女

岑向权 / 著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回音壁丛书·第2辑/陈秋舫主编;—珠海:珠海出版社,
2003.4

ISBN7-80689-058-0

I. 回… II. 陈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当代
IV. I211

回音壁丛书·端芬女

©主 编:陈秋舫

副 主 编:王坚辉 阮志远 梅逸民

责任编辑:靳 红

装帧设计:刘新强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电 话:2639330 邮编:519002

印 刷:广东省台山市华宁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90.5 字数:2000千字 12插页

版 次:2003年4月第1版

200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册

ISBN7-80689-058-0/I·427

E-mail:zhcbsl@pub.zhuhai.gd.c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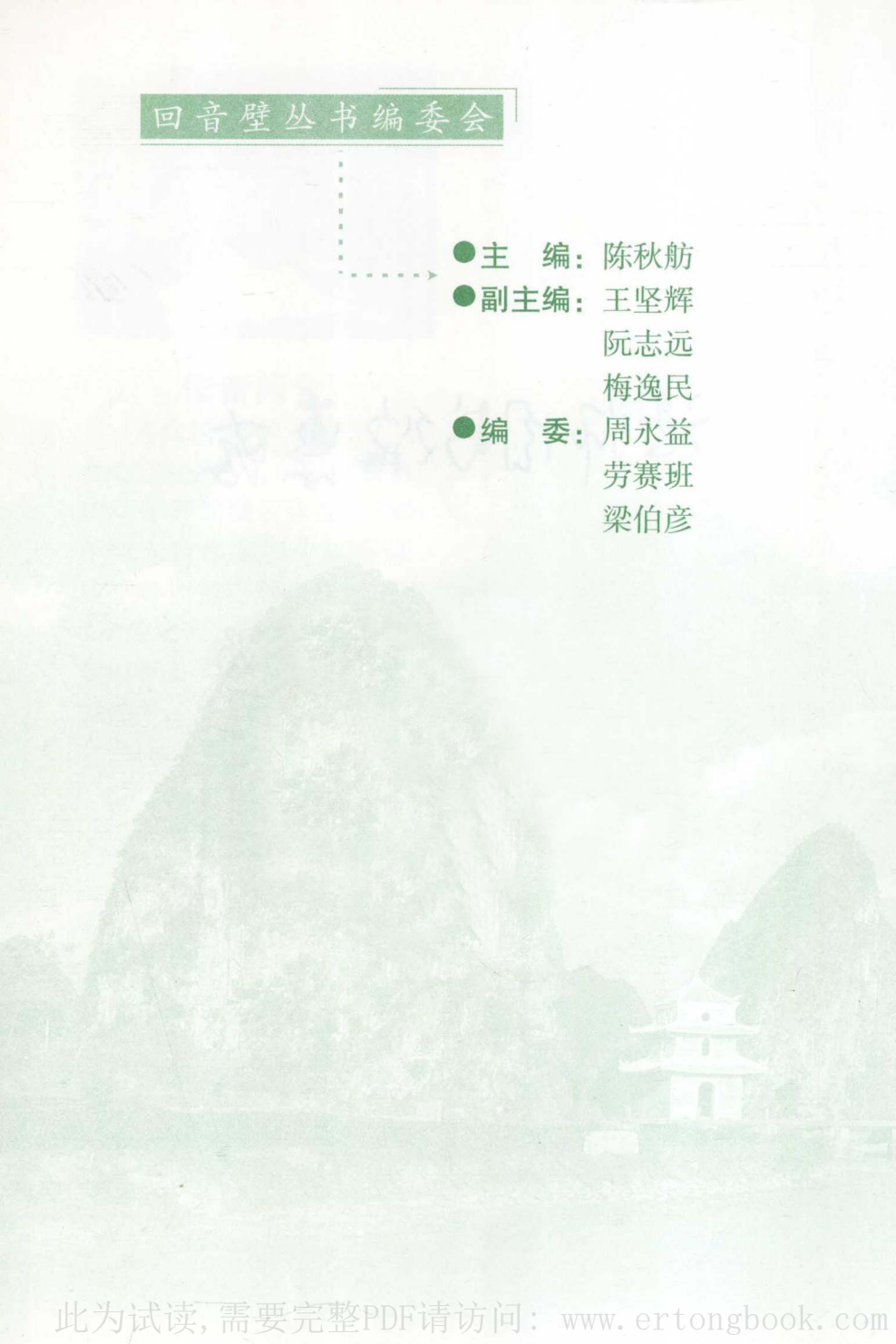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162.00元(本册12.50元)



作者简介

岑向权,1962 年生于广东台山,当过工人,承包过农场。1982 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84 年与人合作发表中篇小说。1999 年以来应聘担任台山市《学生之友》报副总编辑。是台山市文学协会、文艺评论协会会员;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会员。

回音壁丛书编委会

- 
- 主 编：陈秋舫
●副主编：王坚辉
阮志远
梅逸民
●编 委：周永益
劳赛班
梁伯彦

前言

在出版第一辑《回音壁丛书》时，我们曾预言：“只要可能，在 21 世纪，我们将续编第二辑、第三辑《回音壁丛书》。”时隔两年，我们总算实践了自己的诺言。

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会在跨入新世纪之后，有较大发展。加入我们行列的知名作家、诗人、学者、资深报人，为数不少。他们勤奋耕耘，收获甚丰，为我们创造了续编这辑丛书的条件。

作家们因各有所长，各有所好，提供给这辑丛书的作品，像第一辑丛书那样，依然较杂，难以依体裁分类。我们的主张是，只要聊备一格，都可收入。值得高兴的是，执笔者既有老归侨作家，也有侨眷、侨务工作者中的作家。他们以生花妙笔描绘了侨居地的侨胞为生存而拼搏的壮丽画图，也展示了他们与当地各民族亲密交融的情景，一些作品则以细腻笔触刻画了海外华裔在异域他乡的人情风貌，以及各自的悲欢际遇。那些反映海外华人不懈地追求真理、追求正义的篇章则是具有史诗品味的，而描绘侨乡缤纷生活的作品所展现的斑驳色彩更令人难以忘怀……

之所以仍然称为《回音壁丛书》，那是因为省归侨作联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成立后的会刊就叫《回音壁》。它凝聚了老一辈归侨作家的许多心血。由于各种缘故，会刊已易名，现继续用这个名字算是寄托了我们一点怀旧情结吧！

编者

前言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以流传于南粤乃至凡有台山人居住地方的那句俚语“端芬女靚，塘底水清”为开端，描写了著名侨乡——端芬镇梅溪村两个女人的爱情故事。

侨乡的特殊背景，侨乡的特殊文化，侨乡有着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动人的故事。

梁凤娣，一位心地善良、思想保守的侨眷。文革初期，她的丈夫由于家庭问题，忍受不了人们的歧视，抛下新婚的妻子，离乡别井，到美国去了。由于特殊的遭遇，二十年杳无音讯。在那个唯成份论的年代，梁凤娣独力抚养自己的女儿，受尽了折磨。当她的生命中再次出现令她心仪的男人的时候，却又因为害怕乡里的闲言非议，只能强忍着芳心的躁动，把深爱着自己的同村人——梅兆祥拒之门外。

梅映雪——梁凤娣的女儿。由于家庭困难，初中毕业不久已经嫁为人妇。初披嫁衣的她还未来得及品尝新婚的甜蜜，丈夫就因犯了走私罪被公安机关追查，逃到国外去了。丈夫的无情，使她心灰意冷。改革的春风吹到侨乡，也拂开了映雪心头的乌云。她不甘过那种平平庸庸的生活虚度年华，承包了一个小荒山，开办农场，艰苦创业。在尝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甜头的同村人梅兆祥的支持下，事业之门打开了。当她发现自己的婚姻已经到了不能挽救的地步的时候，她毅然地抛开世俗的成见，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。

人活着，不就是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吗？她们最终能得到幸福吗？

本书故事曲折，情节感人，人物刻画生动传神，充满侨情侨味，富有侨乡特色，很值得一读。

一个侨乡风味的故事

——长篇小说《端芬女》（序一）

陈灿富

岑向权兄，乃我二十年好友。正是共同爱好文学的兴趣，使我们认识并成为好朋友。纵使时光流逝，可“文学”这两字依然维系着我们的友谊。往往，一盅热茶，两件点心，便可叙一个晚上至凌晨，谈得最多的又是文学。作为朋友又作为文艺编辑，经常第一时间读到他的作品。许多时候，我油然赞赏向权兄文字之清新淡雅。一个作者的作品，能经常见诸于报端并屡屡获奖，一窥见全豹，更可作明证也。

侨乡台山，蕴涵着浓厚的文化底蕴，碉楼、排球、梨园、民俗……许许多多，都该大书特书且应当存留史册。只可惜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不少已渐渐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，我们文艺工作者更应该好好地挖掘并好好地记录下来。其实，“端芬女，塘底水”这句俚语，人们平时喜欢理解为“端芬女，长得粉红玉白，清秀靓丽”之意，它不仅流传于台山，在五邑地区乃至广州、湛江、阳江、韶关等地同样可闻，称得上为侨乡其中的一种“文化品牌”吧？向权兄的长篇小说以“端芬女”为题，何尝不是从一个侧面试图唤起人们的一种记忆呢？

这是一个很有侨乡风味的故事。

这也是一个非常耐看的故事。

梁凤娣，一个在特殊年代的漂亮女人；梅映雪，一个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美丽女人……人间沧桑，风云变幻，她们的际遇因所处的时代虽然有异，但她们的爱情经历何其相似，有波澜，有悬念，有曲折，有坎坷。世俗偏见，观念束缚，

序
一

甚至令她们接受过无端的屈辱，“塘底水”似乎变得“污浊”了。然而，她们却敢于并且勇于向命运抗争，不甘沉沦，自立自强，追求着一种真诚之爱。侨乡妇女的故事，我们或许在其他作品中读过了，但《端芬女》从另一个角度所叙述的故事，同样令你情不自禁地为主人公的命运忧而忧，喜而喜，然后感慨万千：这，真切地发生在我们侨乡的事呵！读罢《端芬女》，最大的收获应是如此。

《端芬女》里面的人物，因作者在侨乡长大，对每个在作品中出现的人物掌握的“火候”恰到好处，刻画得生动传神。此外，在小说中，文字的叙述及人物的对话，“嵌入”不少侨乡台山当地方言，很巧妙地使作品生色多多。这是一部侨乡小说，侨乡小说洋溢着“侨味侨情”，读起来就津津有味！同样，《端芬女》对侨乡风景的描述也很优美，如同捧读一首首散文诗章，亦如欣赏一幅幅极具侨乡风情的图画：“这梅溪河的两岸，梅树成行。在三月里的梅雨季节，数里长的河岸上，盛开的梅花映红了村前的梅溪河水，把村前村后点染得一片绚丽……”又如：“她掬起一捧漂着梅花瓣儿的溪水，轻轻地洗了把脸，顿时，水中的影子化成了无数个涟漪……”侨乡的景色是秀丽的，侨乡人的情怀是挚诚的，侨乡人的心灵是至纯的，侨乡的明天是美好的。生活在海内外的侨乡人纵使历经风波劫难，但他们始终对故国家园怀抱着一份深深的浓浓的情与爱。这种热爱，会使他们永远跋涉在侨乡的大地，无怨亦无悔！

当然，《端芬女》的故事，跨越中国侨乡台山、美国唐人街等地，且跨跃的年度大，所涉略人物及事件的细节处理，或许会有些瑕疵，但瑕不掩瑜。《端芬女》，毕竟是一个富有侨乡特色的故事，教我们好好地读一次！

（本文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广东省散文诗学会副秘书长、《台山报》副总编辑。）

向权与《端芬女》 (序二)

邱建海

我和向权有整二十年的交情。那时，我们还只有二十岁左右。是共同的爱好，使我们一起走进了文化局举办的文学讲习班。后来，我们在台城镇文化站办《萤光》杂志（《耸翠》的前身），辅导中学生文学爱好者。再后来，我们又与一群同样痴迷地追求文学的青年人一起创办“兰韵文学会”。在他的主持下，“兰韵”自编自印《兰韵》杂志；创办了免费的暑假文学辅导班。这期间，他与人合作的中篇小说《三颗新星与一座金字塔》发表后，曾引起台山文坛前辈的关注。

向权对艺术情有独钟，他爱好文学，爱好摄影，且屡有佳作发表。两年前，他受聘担任台山发行量最大的学生报——《学生之友》常务副总编辑，负责撰写、编辑、版面设计等日常工作。

有一天，他把长篇小说《端芬女》的稿子交给我，我掂着那厚厚的稿子，钦佩之心油然而生——钦佩他能甘于寂寞。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精彩，即使呆在家里哪也不去，看看电视、上上网，也精彩得不想上床睡觉。但要写一个长篇，就要抛弃这些精彩，对着空白的电脑荧屏，一个键一个键地敲打，十几万的字，要耗去多少别人去娱乐去“叹”茶的时间。我想，我是做不到的，所以，我钦佩他。

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向权的这个长篇。小说写的是侨乡的故事，写两代侨乡的女人的生活。一对母女，先后嫁给了两个移居国外的男人。但因为两代人所处的年代不同和观

序
二

念不同，命运也就各有各的不同。母亲抱着“从一而终”的旧观念，苦苦地挣扎在感情的独木桥上。虽然，她需要男人——一个能依靠的男人，而且，也确实有一个深爱着她，同时她也暗暗地爱着的男人，但她还是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不改初衷。等到醒悟过来的时候，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已泪痕斑斑。而她的女儿梅映雪却是一位敢爱敢恨的时代女性，她不畏世俗的风刀霜剑。当她知道前面的男人不能托付终生，就毅然而去。她发现了自己所爱，就大胆地追求。她是一位追求型的新人。她不仅追求爱情，还追求她的事业。她深信，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庸。在她身上，我们看到了新一代人的闪光点。这就是向权的独到之处。写侨乡的女人，总会留给一种不幸和惆怅。而在他的这个长篇里，他既写了侨乡女人的不幸，同时，也让读者看到了侨乡女人美好的未来。这是很值得推崇的。

在向权的小说里，他很刻意地，却又不露痕迹地使用了大量的台山方言、歇后语和俗语，小说以“端芬女靚，塘底水清”这句流传甚广的俚语开篇。他还写了侨乡的习俗、风土人情，侨乡特有的中西结合的民间建筑也写得很细致，几乎是带着读者游览了一番充满着诗情画意和田园风光的侨乡。我想，他对台山是进行了很深的了解的，不然，台山这些独特的东西不会这么自然地溶入他的小说里。而正是因为这些浓郁的侨乡“佐料”，使得他这个侨乡题材的长篇更具侨乡味，更多了侨乡文化的底蕴。

作为朋友，整二十年的朋友，我衷心地希望，向权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！

（本文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台山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副主任。）

引 子

南海之滨有一个著名的华侨之乡，侨乡里有一个美丽的镇，叫端芬镇。许久以来，在侨乡里流传着这样一句俚语：端芬女，塘底水。

初时，我以为是说端芬的女孩子，长得比塘底的水还要漂亮！可塘底的水又有什么漂亮可言呢？

带着疑问，尤其是为了一睹端芬女的风采，时值初秋，我专程来到端芬，一探究竟。

经当地人解说，才知道，端芬这地方濒临南海，早年飘洋过海到国外谋生的人特别的多。华侨在国外辛辛苦苦挣了钱，舍不得用，就汇回家乡，盖房子娶媳妇。在家的侨眷有了侨汇，很多人就去经商或者靠吃侨汇过日子，田地里的辛苦活就多数是请人耕种。所以，端芬那里的女孩子大都长得粉红玉白，清秀靓丽。

而塘底呢？却是端芬一个圩集的名字，叫塘底圩。这塘底圩的前面有一条河，叫塘底河，那河水清澈碧绿，甜润清凉，游鱼可见。

原来，这河水源自上游的爪排潭，从潭里流出的水，经山坑潺潺地流来，蜿蜒穿过塘底河，流经大同河，再从广海三夹口流入南海；尚未修建烽火角水闸前，南海的海水每逢涨潮时，又从三夹口一直涌上大同河，在塘底河处汇合；在这咸淡水交汇之处，河水格外的清澈，甜润可口；喝着这塘底水长大的女孩子也格外的靓丽，这塘底水也就出了名了。

故而，这句话的完整说法应该是：端芬女靓，塘底水清。

至此，我才恍然大悟。

既然到了一处风景这么优美的地方，而端芬女靓这句话就更令人遐想，禁不住要畅游一番了。

沿着塘底河岸漫走，不觉间，来到一个叫梅溪村的地方。这梅溪村的前面也有一条足可与塘底河媲美的河，叫梅溪河。

此时已过中午，在清澈的河溪里，一群光着屁股的小童，正嘻嘻哈哈地嬉闹着打水仗。小童拨起的水花，在空中化为无数颗晶莹可爱的小水珠。欣赏着这优美如画的田园风光，好不写意。

在村头的那棵绿荫婆娑的大榕树下，几个后生仔围着一位穿着白色衣裳，摇着大葵扇的伯爷，七嘴八舌地嚷着：

“福伯，今天给我们讲个什么故事呀？”

那位被人叫做福伯的伯爷一脸的沧桑，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一定是历经过不少的风霜。然而，也许是他为人开朗，整天笑容可掬，看上去年纪不过是五十多岁左右。

此刻，他环顾了一下围着他的后生，笑咪咪地说：

细佬哥，咪唠嘈。今日呵，就给你们讲个发生在我们村里的故事。

一听说有故事听，我的心动了，不由自主地找个地方坐了下去，洗耳恭听。

那位伯爷大概是见我面生，朝我看了一眼，点点头。

我从口袋掏出香烟递给他。

他摆了摆手，顺手拿起放在身旁的那支用毛竹杆做成的水烟筒，撮起一团烟丝，放在用生铜做成的烟嘴上，点燃，撮着嘴，歪着头，咕噜咕噜地抽上一口，很惬意地呼出一口白乎乎的烟。再端起他身边的那只不锈钢茶杯，喝了口浓茶，清了清嗓子，又继续说：

有道是端芬女，塘底水，我们端芬女是出了名的靓了，而我们这梅溪村的美女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哩！今天就给你们讲个新编端芬女的故事……

当年呵，在我们这梅溪河的两岸，梅树成行。在三月里的梅雨季节，数里长的河岸上，盛开着的梅花映红了村前的梅溪河水，把村前村后点染得一片绚丽，真的漂亮极了；在簇簇翠竹的衬托下，红的烂漫，粉的娇柔，绿的青翠，这梅溪村的景色，分外好看哩，不知多少人慕名而来呢……

晨早的太阳把梅溪河水映照得碎金般的晶亮，把连绵的春雨带给人们的沉郁的感觉一扫而去了。这晴朗的天气真是入春以来少有的好天气啊。不过，让人惋惜的是梅溪河两岸的梅花也已经被连绵的春雨打得满河花瓣，随水漂流。使人生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感慨。

可是，村里的人并没有城里人那么多的感慨。他们只知道应趁着这大好时光，本本份份地把该做的活做了才不会辜负这样的好天气。因此，许多人早早就把该晾的衣被晾了，该下田去的人也下田去了。村里的禾塘里只有几只鸡在悠闲地觅食。

这时，那条早就被人踏得发亮的青麻石板铺成的村道上，款款地走来一位年纪轻轻，容貌清秀，肩挑着一担黑色坤甸木板箍成的水桶的村嫂。

她叫凤娣，娘家就在梅溪河的上游的一条叫河源村的地方。她嫁给从小就青梅竹马的丈夫梅超光时，阿光就是撑着条小船，溯着梅溪河而上，在梅溪河的另一端把她接进家门的。

此时，她身穿着一件青蓝色底，红碎花儿点缀的斜襟衫，一条黑色麻纱布的裤子把她浑圆的臀部裹得非常的好看。她轻盈地迈着小碎步，两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在肩背上晃来晃去。她悠悠然地来到梅溪河边，小心翼翼地走下用青麻石砌成的梯级。这里有个用长条形花岗石砌成的，村里人专门用来打水、洗衣的埠头。

她轻轻地弯下小蛮腰，半屈着腿。先用右边的那只木桶，把漂游在水面上的梅花瓣儿左右拨了拨，轻松地打满水，再

用同样的方法把左边的木桶也打满水，轻搁在石阶上。

然后，她并没急着回家去。而是轻轻地蹲下身，出神地望着倒映在水中的影子。

平静的水面如镜子般映照着她那泛着晨光的脸，直如那剥了壳的熟鸡蛋般的嫩滑；那双如梅溪河水样清澈的眼睛，柔柔的；那玲珑婀娜的身材，也是柔柔的。

此刻，也许是想起了昨晚的梦境了，娇柔的脸如红霞泛起。绽放在她身旁的梅花，也羞得纷纷飘落，随水而去。

望着那鲜嫩、晶莹的花瓣随水漂流，她情不自禁地生出一丝丝的感慨。她掬起一捧漂着梅花瓣儿的溪水，轻轻地洗了把脸；顿时，水中的影子化成了无数个涟漪。

阿光去那边快两个月了，大概平安吧？

跟阿光结了婚，蜜月还没过完，村里的几个后生就跟阿光说已搭好线，要约齐一起偷渡去美国。

阿光的祖辈上都是生意人，家境本来是较为殷实的；只是他还在童年时父亲就被镇压了。母子俩被迫从城镇里回到了乡下；几次政治运动下来，祖上遗留下来的那点家产又被没收了；又遇上了那三年天灾人祸，家道一下子就破落了。

阿光本是重情重义的人，如果不是没法子，他也不会忍心抛下过门才不久的新娘子去冒这个险了。唉，真是棉被都还没一起盖暖，就已经天各一方。早知分别是这样的令人牵肠挂肚，还不如在家粗茶淡饭相守终老。还望老天爷保佑阿光能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到达“金山”，挣到钱了，就早日回来一家团聚才好。

这村嫂望着水中的漂游的梅花瓣儿，出神地想着心事。

冷不防，一只从后面伸出来的手，在她饱满的胸脯上结结实实地抓了一把。

她大吃一惊，差点儿掉进梅溪河里。

她回过神后，恼怒地抓起身边的扁担。回头一看，果然又是村里的那个乞人憎的、绰号叫“蛇王标”的无赖。

“蛇王标”这人是村里出名的过街老鼠。

他长得瘦小如古戏《十五贯》里面的娄阿鼠，却又精狡过人；可是，他的鬼灵性全都长在了懒劲处，从来不务正业，却又色胆包天。每当村里那些丈夫不在村里常住的小媳妇一个人下田干活，或单独在家时，他就会像是从地穴里钻出来的老鼠一样，悄无声息地伸出那只“咸猪手”，突地在你的脸上摸一下；或是趁你不留意，嘻笑着打一下你的臀部；甚至从你的背后，他都可以在你胸前敏感的地方狠狠地捏一把。当你醒悟过来时，他已经如河里的泥鳅一样，溜走了。

这些“咸湿”的小动作，气得那些怕人讲闲话的小媳妇跺足不已。

大声骂吧？给人家听了传开又不好听；追上去打他吧，又追不上；不追吧，又气不过。有的人就等丈夫回来后告诉丈夫，让自家的男人去教训他。

因此，这个“蛇王标”没少捋村子里壮汉的教训。他那张干瘦的脸上时不时躺着几条红红的指印，又或者在那个癞痢头上突然隆起几个小包。可是这个无赖“蛇王标”不管被人怎样打呀骂的，痛过之后，他照样死性不改。

这不，当这村嫂拿起扁担正要打“蛇王标”时，见到的已经只是他的影子。气得她拾起一块石头朝“蛇王标”逃走的地方扔了过去。

死仔包“蛇王标”！天打雷劈！死这么多人怎么还轮不到你呀？！她在心里忿恨地骂了一句。

无奈，她只好气鼓鼓地拉了拉被那只黑手抓皱的衣服，挑上水，沿着青麻石砌成的石阶，拾级而上。心里酸酸的。

她边走边想：假如阿光在家，一定会找死“蛇王标”算